

我认识河边所有的树木

徐斌

我们小区门前，是宽约百米的得胜河。河水浩荡，穿城而过，蜿蜒向东，注入长江。城中这段，长五千米，四桥接通南北，河堤遍植树木。不管季节，无论晨昏，河边皆有垂钓的人，两岸都有散步的人。我乃散步一族，听有声书，看绿化树，偶尔伸臂踢腿，摇晃颈部，兴奋处紧跑几步，竟有飞天的感觉。

我散步时最爱看树，有时竟是为了看树。风雨过后，霜雪过后，总是怀着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的忐忑心情，察看而怜惜于树木的叶落枝折、香消玉殒。我认识河边所有的树木，我把它们当作亲爱的朋友。我能叫出它们的名字，我知道它们开花结果的时间，以及花叶果实的特点，就象熟知朋友的长相与性情。

辨认树木需要时间和技巧，更需要耐心。比如现在，庚子年的最后一个节气——大寒，粗略地看，树木就两种了，有叶子的是常绿树，没有叶子的是落叶树。可是，如果仔细分辨，即便只是两种，也是各各不同。人们常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，那么自然也不会有两棵完全相同的树。就象同胞兄弟，同胞姐妹，长得再象，也有细微差别，或者鼻翼有痣，或耳后生痣。

你看常绿树啊，《论语》有言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在我理解，所谓“松柏”是个借代手法，可以包括很多树木：香樟、杜英、含笑、女贞、枇杷、桂花、石楠、黄杨、广玉兰、红花杞木……其中，前四种较难区别。不过，女贞满枝满杈的果实，他树没有；香樟、含笑叶皆卵形，但是香樟叶片软耷，象狗耳朵，含笑叶片挺括，象猫耳朵；杜英叶片细长，象鲇条鱼，“傲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”。

再看落叶树啊，尽管删繁就简，唯余骨骼裸体，然而细细看来，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特点。但看残留枝杈的果实，栾树挂着灯笼似的果实，柏树挂着芡实似的果实，无患子树挂着楝树似的果实，然而数量比楝树要少很多。垂丝海棠的果实如朱砂痣，紫薇的果实象烧熟的鱼眼珠。法梧树上挂着毛球，风吹而散，如蒲公英，飘飞似雪……

法梧树的枝杈上，悬着好多喜鹊窝，用短短的细枝搭建，离树梢约两三尺，人透过细枝可看见天。树叶茂盛时，象隐于山中的别墅，低调得很，不易发现；寒凝大地，也都现身享受阳光的温暖。长尾巴的喜鹊，跳上跳下，衔枝忙碌，如跳动的音符。今年的喜鹊极多，聚集在树林里，或河滩上，如活动的水墨画。俗话说栽得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；现在是栽得法梧树，时有喜鹊舞。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里说道：“永远都不要因为年龄，而放弃拥有一颗年轻的心。”这些喜鹊，无论老少，都有年轻的心。

柳枝向上，或两三根，或四五根，简洁干练，像极了举手投足的各种舞蹈造型。上也有窝，是燕子窝，形如茶盏，绒草织就。我很担心大风起兮，草窠摇曳，燕子轻捷斜飞，燕卵如何保全。古诗中说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春风除了裁剪柳叶，会不会裁剪燕尾？柳树也是落叶树，有钻天柳与垂杨柳之别，枝柯向

天或者旁斜，柳丝金黄，长发及腰，我甚至因此怀疑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诗句“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；波光里的艳影，在我心头荡漾”，写的不是春景而是冬景。

燕子喜欢点水，如秀绝技；喜鹊不爱戏水，喜欢秀歌。水中有种葫芦鸟，拳头大小，能潜能浮，会扮鬼脸，且能踏水而行，爪子打水如花，似孩子们打水漂，借助瓦片的力量飞向未来。我发现，它们爱在树林的倒影中穿越，有时停留，如在枝上栖息，如在杈间作窠。风来了，树枝摇摆，波起涟漪，它们跟着晃悠。两个姑娘，坐长椅上，凝视鸟儿，莞尔微笑。

漫步河畔，神游无限。大寒之后，就是立春，刮到脸上的风，将会变得柔软温暖。到那时，白玉兰紫玉兰最先开花报信；紫荆树从树梢到树根都红，象燃烧的火焰；樱花树花团锦簇，千朵万朵压枝低；垂丝海棠繁花似锦，似满天的红云，似少年的幻想，似老者的回忆。到了夏天，树叶越来越稠，越来越密，其他的树也都次第打开自己的心事，所有的树也都如期结出自己的果实，仿佛向全世界喊出自己的名字。

我住小城20多年，熟悉河边这些树木，也见证一条河的蜕变，见证一座小城的成长，见证一个时代的发展。我看到香樟、女贞等树长高长粗，我也看到很多柳树病死老死，还看到约百十棵榉树、栎树、樱花树、石榴树被洪水淹死，终被锯倒拖走只剩白的树桩。移步至此，唏嘘不已。

虽然离开得胜河，换个地方，我可能会犯糊涂，就象邂逅的一些人，在特定的场合我是认识的，换了地方便觉眼拙；好在我有资料查阅，我有“行色”可以识别，再通过对花叶果皮的辨认，大体可以叫出树名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多识山川草木鸟兽之名。”我听圣人之言。刘亮程说：“万物有情。”我也认可。我觉得诗句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，格言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”，是对树木的误读或者污辱。树亦有情，而且细腻。比如你看到合欢树的朝开暮合，看到紫薇被挠而害羞，是不是会心里一动？

吾乡中唐诗人张籍现存450首诗，涉及植物80种，读其诗集，时见松竹柳槐，菱荷菖蒲，绿意盈目，清气扑鼻。其《忆远》诗曰：“行人犹未有归期，万里初程日暮时。唯爱门前双柳树，枝枝叶叶总相连。”那些柳枝柳叶，总会引发我对于植物以及自然的无限热爱。读他的诗，可以了解唐代植物种类、植物形态和其所代表的意义，由此深入诗人内心世界并与诗人交流沟通。读他的诗，也是与故乡的深度融合，在平平仄仄中，仿佛可以看到千年以前的我的家乡、我的祖国的面貌。

我还想到《思想国》里的名句：“一个人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，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，最喜欢做什么，最需要做什么，只在迎来送往中匆匆度过一生。”因为背了太多的心愿，流星才跌得那么重。有时，独行河边，如同孤月之下，一棵孤独的树，是不可企及的妩媚。

我的少年时期确曾遭遇不幸。母亲早逝，心有悲苦，生命之春转瞬即逝，岁月被寒冷的雪长久覆盖。庆幸的是，在故乡，在乡亲们温暖的目光和怀抱里，在百折不回的磨练中，我学会了面对生活，与生活握手。我认可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里的几句话：“我的故乡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养育，那不是知识性的，而是经验式的。那里不仅有宽阔的自然和朴素的生活，还让我有机会了解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的艰辛与坚韧，这些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。”可以说，我也因此懂得河边所有的树木，它们遭遇再多曲折，都会努力向上，都会长大。



幸福的白月光

芳纯

漫天满地的白月光——我好多好多年没有见到过如此澄澈的月光了！想去海边看海水翻涌时洒在海面上的月光，像儿时在新汴河堰坝上玩耍时满河的粼粼波影。

我从一个有飞檐的鼓楼边走过。街巷寂静，平日里锁着的一道小门开着。这是一条封闭已久的路，从一些楼廊中穿过，有行人来来往往，树影婆娑，如在空明积水中的倒影。我沿着石板路往前走，清朗朗的月光把四周照得黑白分明。

忽然，迎面就遇到了我的母亲！

她穿着对襟的青灰色棉衫，是我以前特别喜欢的一件外套，年幼的我曾穿过好多次去学校。母亲满头的白头发，在白月光里更是白得发亮，她烫了的中卷发，衬着俊美的鸭蛋脸，眉清目秀的她，身材颀长，优雅地走了过来。我扑了过去，抱住她放声大哭：“娘，娘！你到哪里了？我怎么找不到你呀！”她美丽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，她紧紧地抱着我。月光如水，周遭寂静无声，我抱着母亲，低声哭泣。

我不停地哭着，快乐又悲伤。我记得母亲去世了，可是我真的和她在白月光下的楼廊里重逢了，重逢的幸福是那么强烈，母亲的怀抱依然是那么温暖、芬芳。我又哭又笑，母亲只是抱着我，微笑地看着我。我欣喜地感受到，母亲满身的书卷气蕴藏在挺拔的身姿里，那是她原本就应该有的样子。我太高兴了，我的母亲，终于是我心愿中的母亲的样子了！

我在幸福的泪水中醒来。今天，是我父亲去世一百天整。

昨天大哥给我发来一个视频，是大嫂去上街买上坟祭品时遇到的一个老太太的背影：体态衣着，走路时的姿势，背着手的位置，因为劳损变形的腿，她晃动的身躯，包括一转头时雪白的短发，天哪，这世界竟然真和有母亲这么相像的背影！我看着手机上这个蹒跚的背影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。

母亲去世四年多了，我知道她真的去世了。可有了开心事我还会急着和她分享，会拿起电话，而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，才知道永远也打不通母亲的电话了。

我只有在梦中和她相遇。

今天在满地的白月光里重逢母亲，她月光女神般的美丽和优雅，让我想起了母亲一辈子永不消逝的美早已刻进我的心上，我是那么企盼她的人生能重来，不要遭受那么多的罪，不要忍受那么多的苦，只做一个美丽的教书先生。当我在梦中遇到这样的母亲时，幸福真是洒满了整个夜晚。

醒来，一切都回到现实，我依然悲伤，可我的悲伤中竟真的是夹杂了甜蜜的幸福——我在白月光般的梦里，见到了我的母亲。

